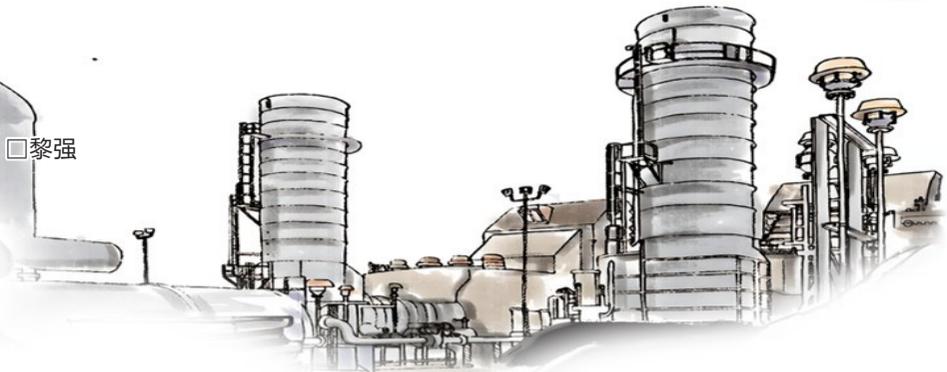




# 调离时,师傅送我的“礼物”

黎强



称号。”晏师傅的语气很轻,却像重槌一样敲在我的心上。

从此以后,我吸取事故教训,铭记晏师傅教诲,认真掌握车钳铣刨焊技术,在劳动中享受着青年工人成长的快乐,慢慢成为厂子里的青工骨干,还当上了工段长、生产调度。

多年以后,当晏师傅晓得我要调离厂子到其他部门任职时,专门请我到她家吃了一顿饭。饭间,晏师傅拿出一个用油纸包裹好的物件递给我,说是送我的礼物。我打开一看,是个稀巴烂的零部件,不知道师傅送我这个干吗?晏师傅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这个零部件就是上次反应釜飞上天那个事故炸烂的,你留着吧,算是你在生产劳动第一线的纪念。”

真是无巧不成书!那天,恰恰是那年的“五一节”。 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五一路,劳动节

阿普

从五一路到解放碑  
只有几百米  
却原来一生也走不完

我知道五一路上如潮的脚板  
都来自四面八方

那望断脖子的高楼上  
建筑工人正从云霞里走来走去  
而环卫工人  
把五一路从黑夜扫成鱼肚白  
快递员挤进人群  
大街上涌起一波波人浪

我这才知道  
五一路的路很远  
走进五一路  
就到了劳动节  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)

## 五一

韩德洛

用劳动的手掌,  
把365个火红的日子一一揉碎,  
然后涂抹向新时代的绿水青山。  
让一幕幕异彩纷呈的画卷,  
在春风迅疾的号角声中,徐徐铺展。

钟情于逐梦的每个激情迸发的瞬间。  
在汗水的咸涩里,  
也能品尝到奋进的甘甜。

回应伟大复兴的浩荡呼喊。  
掸掉一路前行中的疲累,  
再一次纵身跃入时代的滚滚洪流,  
搏取一片生命极致绽放后的绚烂。  
(作者系《暮雪诗刊》主编)

## 苦楝树花开

黄海子

那当然是苦涩的,在根须深处  
收集了几年的月光  
才熬出的这紫色花序  
何况 每粒星子还沉压在树枝

根系始终攀不住所有雨季  
当归鸟衔走最后一抹黄昏  
某段岁月正从年轮里剥落  
树皮龟裂处渗出凝固的风雨  
树干上蚂蚁搬运着旧事的碎片  
苦味,正从地心攀爬进叶脉

星月的坠落总是过于缓慢  
无数次夜间的绽放才能弥合夜空  
树瘤,岁月给的伤痛啊  
如骨头里的风湿  
只能在太阳升起时才敢叫喊两声

当所有根系都学会弯曲生长  
时光便在年轮深处凿开孔隙  
漏出几粒发光的芽子  
——那是  
我又一次的  
未曾命名的春天正在返青  
(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)

工作不好,弄得妈老汉天天给我上“吃苦耐劳、勤奋上进”的思想教育课。我脑壳一昂,听不进去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机修车间人手缺额,我好歹补充上了。一到机修车间,我的虚荣心膨胀了,认为自己脱离了生产一线,就比其他青工高人一等,整天松松垮垮的。我的师傅姓晏,是一个身材矮小但车钳铣刨焊技术都得了的老工人,对我出工不出力非常看不惯,说道:“年轻人,把技术学扎实点好呀!”还丢给我一大堆晒图,让我从看图学起。我自视清高,没有把师傅的话记在心里。

那天,师傅让我焊接一个小零件,当时没有氧焊,是电石气体焊接。我心想,这么点小活路,分分钟就搞定。殊不知,由于我的大意,在焊接时回火,把5米外的电石反应釜一下子炸开,反应釜“轰”的一声巨响飞上了天,掉下来砸坏了厂区外的民房,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

事故发生后,晏师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,狠狠批评了我一顿。之后,他又语重心长告诫我:“一个青年工人,要踏踏实实学好技术,不要像蜻蜓点水一样不深入。既然都是工人了,就要对得起‘工人’这个

我斗,没门!”母亲说完就在前面带路。

我跟在母亲后面,走了约十分钟,看见菜地,母亲指着其中两块说:“这就是我的庄稼地,有香菜、芹菜、青菜、大蒜。你多弄一点。”我没有说话,放下背篋就摘上了。

从此,我开始留意父母的菜园地。只要母亲打来电话,我就兴致勃勃地背上背篋,到庄稼地摘菜。

后来,母亲的庄稼地增加了些。我第一次到新的菜园地时,母亲带着我在堆码的建筑垃圾里穿行,到了一块平地,我才发现,里面竟然有几块土,茄子、西红柿、海椒生长茂盛,比人还高的玉米则像一片“森林”。我惊叹母亲的眼力,竟然找到这么个地方种地。母亲敏捷地躬身钻进玉米林,掰起了玉米,很快,我又背了满满一大背篋嫩玉米棒回家。

此后,我在母亲的庄稼地里还背过南瓜、冬瓜、红薯、洋芋等。每一次,母亲看见我背着蔬菜回家,满脸就堆满笑容。

## 劳动的意义

乐水

同样是出生于农村,母亲和我对土地的眷恋截然不同。母亲是农民,从小跟土地打交道,书读得少,种庄稼可是在行,对土地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情愫。

2016年,母亲一场大病后,不得已迁移到县城居住,离开了故土。没过多久,母亲就常打电话来,让我去背菜。我就知道,庄稼人的一双眼睛专盯土地,就是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县城里,她也能搜寻到一块空地,用她熟悉的农技,种上庄稼,然后收获成果。我因为工作很忙,加之认为父母种地,无外乎就是找点乐子,不在意种什么,意义不大。所以,我也就不太关心。

疫情来袭那年,大年初二我就被通知上班,参与抗疫。于是,我开始囤蔬菜。初三早上,母亲突然打来电话,叫我赶紧上山背菜。我喜出望外,背上背篋就出了门。到了母亲住的小区,没多大一会儿,母亲神秘地来了,手里拿着一把塑料口袋。“走吧,山坡上我借了几块地,有的是菜。病毒想跟

## 小城晨记

唐伟

路灯刚闭眼,街就醒了。春色弥漫的石潼路、万寿大道,车陆续增多。马路上长一句“叭、叭、叭……”、短一句“嘟、嘟”的喇叭声打破了清晨的静好,渐渐地热闹了街市。

城周的农民天没亮,就赶着公交来到城里。他们把菜整整齐齐地放进筐、箩、篓、篮。遇到熟人,你一言,我一语寒暄。这座小城,瞬间有了脉搏。

路旁的景象与马路上有些不同。临街的早餐店忙碌不已。包子店蒸腾着的热气,一缕缕绕过梁,飘远去。店门口,老少坐在一起吃早饭,一碗稀饭就着咸菜,一口包子蘸满石柱红辣椒酱,吃得酣畅淋漓。围在蒸笼旁等待的人有些着急,几番询问。清脆的一声“叮”后,老板掀开蒸笼,一股股蒸汽如蹲天石猴,喷涌直上。待蒸汽散去,一个个香喷喷的包子便新鲜出炉了。

再看面店,虽没这么热腾,也有另一番景象。对于我们重庆来说,小胶凳似乎是小面的灵魂伴侣,大桌子、高凳子都不适合,好像高了就品不了、吃不出其中的真味。我认为,小胶凳更贴合重庆人的真性情。一碗热腾腾的面浇上石柱本地的胡辣壳,面就有了不同的滋味。一个胶凳,一双筷子,一碗面汤,几分钟吃下来,额头冒出一层汗珠。也许,这才是吃小面该有的样子。

爬坡上坡的生活更需要接地气的生活方式,我的祖辈、父辈们几代人都生活在土家山寨里。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,重庆的山水就是他们生活下来的底气。他们的生活方式烙印在我的童年里,伴随我长大。在深山里、在陡坡上,渴了,他们就匍匐在山沟里喝上几口甘冽的山泉水;饿了,就喝几口背篓里鼎罐装的稀饭;累了,就朝着山坳吼几声。我的爷爷和他的兄弟们都是土家啰儿调的高手,唱词都是临场发挥,看山唱山、看水唱水,像夏日微风里摇曳的一朵朵小雏

菊,自由地生活在这大山里。

一年四季起得最早的,还有卖菜人。老大爷、老大娘佝偻着背,像两张拉满的弓。满篓的菜遮住了老大娘的白发。老大爷的头上裹着白帕,皱纹一层层紧凑在一起。豆大的汗水,一颗颗晶莹剔透,从额头顺着消瘦的脸颊流下,悄悄躲进嘴角的胡茬里,大颗的汗珠滚落到老大爷的脚下,余下残停在腮旁,隐约发亮。

老大娘抢先在菜市场门口找了一小块空地,放下篓,又蹒跚回来接老伴的篓。他俩挨挤着,蹲在路旁。老大爷解下头帕,慢慢擦拭老大娘额前的汗。老大娘也从篓底拿出馒头,分大半给老伴。他们的菜沾有湿润的泥,一根根尼龙绳紧抱着刚从土地里收割的菜,捆得整齐、扎实,虽颜色不一,却显得格外亲切。

我停下来,买菜。老大爷颤颤巍巍地拿起余下的两捆菜,老大娘撑开口袋,慢慢地把菜放进袋里。阿婆像送别什么一样,不舍地把菜递到我手里。当看着老大爷、老大娘蹒跚地穿过大街小巷,渐渐消失在车水马龙中,我的心温暖不已!

当我漫步在建于唐武德二年的石柱小城,看着这四年变幻的小城,看着秦良玉守护的蜿蜒龙河、玉带河,轻轻感受历史的沉重和先辈的智慧。在这春日里,一个人凝望河畔的白鹭、潺潺流水……无比亲切、点滴入心。这山水的美好,这晨间的烟火不就是生活最美的模样吗?

我想:要认识一座小城的烟火,那就应从清晨开始。  
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)

